蠡勺編

齋句編卷二十目錄

粵雅堂校刊

於陵子　荀子　揚子

孔叢子　新序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三墳

三墳之名始見於左傳右尹子革之言而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鄭康成從之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惟馬季常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謂與道家三皇治世各受其一曰三墳八帝繼起各受其一曰八索之說相符也今所傳古三墳書一卷以山氣形謂之三墳山墳伏羲氏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而姓記皇策之

篇附焉氣墳神農氏書言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形墳黃帝氏書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此書之出長源羅氏謂其大父孝倪先生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族者陳伯玉謂元豐間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者晁公武謂張商英撰以比李筌陰符經而文獻通考則謂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氏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亦疑天覺所僞爲總之去世二千餘載三史七畧皆無之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

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見隋經籍志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定本草經苟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賈公彥天官疾醫

疏謂子儀周末時人而陳騤中興館閣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言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蓋唐書方技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尚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册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實始於後漢也神農舊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註釋爲七卷唐顯慶間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至嘉祐中掌禹錫唐愼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

多雜明李時珍病之乃窮搜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稾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

陰符經

世稱陰符經黃帝之書或謂受之廣成子或謂受之元女或以爲黃帝與風后元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而戰國策蘇秦夜發書又謂得太公陰符之謀總之荒迂誕怪如泰階六符經之必託於黃帝云爾（書出於李筌謂得之驪山老姥）然文獻通考謂唐少室山人李筌註言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合事機故曰陰符也楊用修疑六季黃冠如寇謙之之徒所僞撰至名五行爲五賊有聖王出當以造言亂政之刑

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大儒乃取而訓釋之亦獨何哉

山海經

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司馬遷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錫山尤延之亦謂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爲何人也沈梅村曰劉歆校定山海經十八篇唐藝文志言二十三卷言二卷晉郭璞爲之註皆信爲夏初之書後人以其中及啟羿事又定爲先秦時人撰余謂此書眞僞竝有南山經至中山經五篇眞也海外南經至海內經十三篇僞也何以明之夏后治水莫詳於禹貢其

山川道里悉在九州之內固未嘗至海外也則中山經五篇已足備物類之善惡何必更侈談八荒乎夫五篇之外第六篇卽是海外南經而啟羿之事卽於此篇見之則自此以下非夏初之事益明矣故信其眞而遂忘其僞者劉郭之論也因其僞而并疑其眞者尤延之施靑臣之論也模稜兩端眞與僞皆置之者楊升庵之論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爲術故曰周髀　四庫目錄謂是書爲相傳古本眞知誰作其算法爲句股之祖其推步卽蓋天之術歐羅巴法實從此出也朱檢討彝尊曰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於錄商高

姓名古今人表稱開禧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註又註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註釋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以李籍音義一卷而趙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隋唐志均書趙嬰註而今本卷首題趙君卿註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澣之作序言唐以前有趙嬰註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註每自稱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註矣鸞北周司隸校尉淳風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祕書省鉤考算經文字

梅徵君文鼎著歷學疑問補論周髀所傳之

說必在唐虞以前言之最詳

九章算經

漢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文獻通考作一卷）唐藝文志有張邱建算經一卷（書錄解題作三卷）二書俱言漢中郡守前司隸甄鸞註而張書又稱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細草（細草者乘除法實之詳悉也）而要莫古於九章算經九章者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九旁要也（後漢馬融傳註劉徽九章算術與此略同但以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而無旁要耳）相傳為周公所作蓋周公既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使保氏以教國子者朱竹垞檢討謂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

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而宋有平陽奇士蔣舜元撰應用算法一卷凡八篇曰釋數曰田畝曰粟米曰端匹曰斤秤曰修築曰差分曰雜法似亦做九章而別出者殆以其近而易用焉耳

鬻子

陳直齋言鬻子一卷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所校又言鬻子註一卷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中合二章以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其甲乙篇次皆不可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楊升菴曰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漢藝文志云鬻熊爲文王師封於楚爲始祖）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僞本無疑也又云賈誼新書

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今之所傳有是乎文選註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一條今本亦無曷不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于書亦愈於傳贗售僞也明末錢塘楊之森秀夫從賈太傅修政論錄出鬻子七則補行世本之闕可謂成升菴之志矣又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升菴謂鬻熊事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管子

漢志管子二十四卷隋唐志俱作十九卷凡八十六篇今佚十篇舊題房元齡註晁氏讀書志作尹知章註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陳振孫謂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操術用心之同故

耶然以為道則不類矣袁氏燮絜齋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語亦種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豈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

鑱削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別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羅其阱而不蒙其福也哀哉仁和沈氏亦然曰管子之文整峻朴茂無過土經一篇然尙可學步至山高一篇正喻錯落句法逐節變換似聯非聯似斷非斷奇而不怪古而不澀眞是春秋以前文字

孫子

四庫簡明目錄孫子一卷周孫武撰陳氏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兵書之傳於今者惟此爲最古然孫武事吳闔廬不見於左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全紹衣曰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

能必克與書所言者遠甚可謂獨具論世之識然尙惜其言有未盡也夫世所共稱莫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說信之者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卽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葉氏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皆縱橫家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畧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老子

老子著書言道德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授關尹喜魏王弼註之仍上下二篇不分章目殆古本然也後人以其

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司馬光述要曰道德連體不可偏舉合從本名自是宋徽宗有御註司馬光有述要蘇轍有新解程大昌有易老通言葉夢得有老子解其說謂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其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肢九竅蓋本於韓非解老之說云朱子曰老子之學曰致虛極守靜篤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只是他放出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其學多流於術數後兵家亦祖其說楊升菴曰文子引老

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譏評惟以爲經故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長洲沈文愨謂老子云守中云抱一云元德是其宗旨云昏云辱云退云損云沖云嗇是其本領中言體處探乎天地生生之原與大易中庸太極圖說相表裏也言用處以仁義禮樂爲多事而不知以悶悶淳淳繩三代後之天下適以滋僞而長亂也然則老子與聖人之道其在離合之間乎

孔子家語

今所傳家語非出孔子孔氏之書其亡已久漢藝文志注辨之詳矣今家語乃魏王肅欲詆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韜

其說因雜取二戴禮孟子荀子左國史記說苑旁及晏子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篇割裂竄改而又以已所駁鄭諸說混入以成之者故王弇州怪其錯雜不精盧正夫謂其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絕不相類王龍溪謂其附會假借鮮稽其實使聖人之學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陳直齋謂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余觀孟子書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及其見殺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是與孟子同

時之人之事而非追論之詞可知矣故孫宣公奭孟子音義以爲嘗學於孟子今卷內載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也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是與孟子既不同時而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者其諸行又相懸絕豈所謂在孟子耶何風馬牛之不及若此也

沈梅村疑姓名偶同景公時別有一盆成括然崇文總目謂晏子之書久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以爲墨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也洪稚存

粤雅堂校刊

曰晏子春秋前代人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然考墨在晏子之後見漢書藝文志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

列子

劉向校定列子書八篇謂列禦寇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柳子厚曰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

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耳宋葉紫甫曰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弗受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攷史記鄭世家鄭繻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卽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劉向以爲繆公意者誤以繻爲繆與又曰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爲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問送死於晏平仲以史記秦記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夷吾死史記齊世家誤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會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

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則仲當垂死之歲嬰方弱冠之時耳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齋隨筆曰莊子之鵾鵬列子之六鼇其語大若此莊子之蠻觸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

莊子

司馬子長言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內篇八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凡三十四篇）大抵率寓言也又謂其多空語無事實又謂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郎其自言亦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因以曼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故曰無言言無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也是莊子以其書爲不足信未嘗諱也唐劉子元云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苟以爲實則蛙鼈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並可引爲眞事矣知言哉

文子

文子十二卷題默希子註漢魏文志文子九篇多載老子之言或以爲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

託者也葉氏大慶曰觀史記貨殖傳註裴駰曰計然葵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乃是書守虛篇語而李善註引范子說與裴駰同又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云云註家謂爲周平王故其序遂稱周平王時人夫春秋始於魯隱正平王之時范蠡事越句踐乃春秋之末相去二百餘年而謂文子爲周平王時人可乎況其第一卷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遠甚又其書

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亦與趙簡子同時然則謂平王時人豈不謬與故陳氏振孫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攻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駮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不著名氏晁公武曰唐徐靈府自號也

子華子

陳氏振孫曰子華子十卷稱晉人程本字子華與孔子同時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辨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贈束帛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也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

粵雅堂校刊

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乎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於近世能言之流爲此以玩世爾按劉向校定序言凡二十四篇以相校複重十四篇定著十篇又言晉自頃公時政在六卿趙簡子招徠賢儁爲己家臣子華子性閎爽善持論著書號程子名稱藉甚簡子不能致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之齊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朱嶶公謂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

公孫龍子

漢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公孫龍撰陳直齋謂

其爲說淺陋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而楊升菴乃謂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然其論淫放頗僻去孔孟奚啻千里其說非也蓋史記之公孫龍字子若或作子石楚人家語作公孫寵衛人升菴所見是爲白馬非馬堅白之辨乃藝文志所載者字子秉趙人樂正子輿譏其行無師學無友者也非孔子弟子也汪堯峯曰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繁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奉公孫龍數篇以紬會子何其謬也按弟子傳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孔子卒時龍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封公子勝爲平原君龍若尚在當一百九十八歲人矣又孔穿孔子六世孫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

祖矣何其謬也劉歆七畧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蓋春秋六國間有兩公孫龍子無疑也

墨子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漢藝文志七十一篇陳直齋謂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一本止存十三篇者漢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蓋莊周嘗曰聞古有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者墨子與禽子卻滑釐翟弟子聞其風而悅之而爲之太過已之太循其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洋而通四夷也腓無胈脛無毛櫛風沐雨而形勞天下使後世之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不如此則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之爲道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命倘同其道太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不可以爲聖人之道而習其道者多徒至今不絶韓非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孟子荀子皆非之韓愈獨以爲辯生於末學非二師之本然云

鬼谷子

陳振孫書錄解題從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謂戰國時蘇秦

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高似孫子畧亦謂漢藝文志無鬼谷子隋唐志始見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考也按丹鉛總錄言漢書藝文志有鬼谷區三篇註云卽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註云卽鬼容區楊升菴謂容臾聲相近今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然則鬼容區卽其名氏而不得謂漢志爲無有矣但其謂戰國時人而鬼谷又以地得名則仍未可强同耳又隋唐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註今本稱陶宏景註徐廣又謂有尹知章註

孟仲子

鄭氏詩譜謂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按孟子實學於子思之門人京山郝氏辨之已審焉有仲子與孟子同事子思之理其謂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則維天之命傳及閟宮傳皆引有孟仲子語是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書矣陸璣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謂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小毛公然不載漢書藝文志意其亡佚已久乎

於陵子

向聞山陰徐渭文長評於陵子十二篇而未之見順德黃子鳳崖以寫本示余內有陳于岸周質先評而無文長語心竊異之又其第十一篇見皇甫士安高士傳餘皆摹象

莊老而益之以五蘊六蝨之說而要其歸則墨家者流也
夫於陵子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矣何漢志所收百八十
九家不列其名氏卽唐宋而下鮮能道之者豈廢弃沈沒
千有餘歲至明而始著於世耶當亦如柳州所譏亢倉子
鶡冠子之類焉已耳第其文則緊潔而雋爽姑錄而藏之
俟得山陰本以考正焉未必非好古者見聞之一助也或
曰萬歷間士大夫好撰僞書以欺世此則姚士粦叔祥所
作云又於陵齊地今屬淄州長山縣顧野王輿地志鄒道
元水經注唐張說石泉驛詩可覆按也而篇中乃以於陵
屬楚蓋以列子有陳仲子適楚居於陵因以爲號之語抑
知列子周安王時人在仲子前百餘年（依劉向說且二百餘年）殊未

足爲確據也

荀子揚子

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荀子二十卷漢志作孫卿子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歸震川謂荀子三十二篇至唐大理評事楊倞始移易其篇第今篇中亦有失倫次者又謂其富於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不能無疵若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漢黃門劉揚雄撰法言十卷凡十三篇篇名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敘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也韓昌黎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伊川謂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全紹衣曰荀子醇疵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合傳可謂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殊而粉飾之以孔氏

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亦正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盜揚子之學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爲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宋中興館閣書目稱漢孔鮒撰陳伯玉謂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卒於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

矣且其書紀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以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為鮒撰乎按是書所載多附會如孟子距子思年歲不相逮故史記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是書有思孟論牧民之道語班固漢書趙岐序應劭風俗通司馬貞索隱皆誤信之至涑水溫公亦編入通鑑惟朱子云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編首幾章皆法左傳句義固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其好左傳便可見方合山曰孔叢子出於宋咸世以爲即咸所作也

新序

新序十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唐以前

粵雅堂校刊

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不知爲合并爲殘闕也曾子固序謂此書最爲近古遠自舜禹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往往而有雖傳聞異詞不無牴牾要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榮甫曰新序第一章言秦欲伐楚使使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按通鑑昭奚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於魯成公十六年即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至奚恤相前後二百二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於鄢陵之戰

者然令尹子西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三十九年也下去奚恤為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白公之難為同時必此子西也所謂不無牴牾者多此類

粵雅堂校刊

縣句編卷二十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一目錄

粵雅堂校刊

金石諸書　　鐘鼎款識

方言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直齋書錄解題方言十四卷漢黃門郎成都揚雄子雲撰晉郭璞註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抱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洪容齋曰世傳方言凡十三卷與書錄解題異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

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
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
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
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
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
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明帝諱莊
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
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
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
成帝時子駿與雄皆[illegible]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捂又

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爾

釋名

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卽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陽湖洪穉存曰序言二十七篇然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按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

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不遠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註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按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幷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註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以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

此書兆於劉珍踵成於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闕也其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也

論衡

論衡後漢王充仲任撰（或作子任）充上虞人仕爲州從事著書八十五篇（今佚其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得之祕玩以爲談助　四庫目錄謂充生當漢季憤時嫉俗作此書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不可以訓其文亦冗漫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陳直齋亦謂自王朗傳之時以爲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今觀之未見異也）惲子居曰吾友張皋文嘗薄論衡詆爲鄙冗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

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於反身蓋子任稟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爲文以荀卿子爲塗軌而撫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爲商韓之說者逕庭焉卑薄則易近於道高强則易入於術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白虎通

白虎通義四卷凡四十四篇漢扶風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北宮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其議奏爲白虎通德論後詔固撰集成書名白虎通義其中兼涉讖緯然多傳古義攷證家藉爲據依而流及後世實亦有不可通行者如　篇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

拜尸也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明三衢葉氏秉敬曰古人祭必立尸似無義理夫祭則如在惟誠所通何必設尸然後神在且宗廟以卿為尸謂公尊近天子嫌於受天子之拜顧卿獨可受拜乎曲禮祭祀不為尸鄭註云尸卜筮無父者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也然既云主人之子行獨可受伯父叔父之拜耶且宗廟立尸猶曰以同氣之孫感同氣之祖猶為以人附人如優孟學孫叔敖也至於天地山川原非若祖宗之人形今亦設尸以象之後世循此弊端遂至於天而立為玉皇上帝夫天本清虛無物而今於虛空中撰出箇人又塑為土木

之偶以肖之此何理哉又山川能興雲雨以澤物有功於民故亦祭之而今泰山之上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雖附會於黃帝七女之說亦古人設尸之法爲之階厲也

水經註

水經三卷相傳漢桑欽撰晁公武以爲成帝時人陳振孫以爲順帝時人而四庫簡明目錄以爲三國時人註四十卷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撰唐藝文志及杜氏通典謂註二卷晉郭璞撰明代以來傳刻舛誤我　朝趙一清東潛撰註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全氏祖望序曰宋定之註水經雖於禹貢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固有用之書也但嗜奇博讀者眩爲要其纚絡未嘗不釐然可按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

文總目秖三十五卷元祐間無名氏跋且祇三十卷是歐陽兖公尚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其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原本當有弱黑涇洛虖沱諸篇而今不得見豈止小失乎哉然即所幸存者亦多脫譌蔡正甫所謂蜀本遷就之失撫卷茫然雖有好學如柳大宗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而於其大者未之能及也近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谿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於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遁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酈澤之益薈萃爲是書之

粵雅堂校刊

疏而惜其不果然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為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為濰水宛谿或以漯水有二百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之說東樵宛谿皆然甚矣稽古之難也東潛拾遺糾繆而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得代興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

參同契

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參同契三卷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蜀祠部員外郎永康彭曉字秀川又號眞一子於廣政丁未蜀孟昶廣政丁未是年後漢高祖尚即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分作十九章而為之註且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宋紫陽朱子別撰考異一卷謂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外

譌尤多乃合諸本更相讎正其諸同異皆并存之故語錄同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是互換之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其實乃檃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者耳

世說新語

粵雅堂校刊

文獻通考言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皆東漢以後事分三十八門梁劉峻孝標註之唐志作八卷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此本董令升刻之嚴州以為晏元獻公手自校定刪去重複者按休甯汪文端公松泉集言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胡翁見甕流下有小兒啼聲取長養之以為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於本親已為死人也世以此為深譏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元獻嫌其乖疎削去之以伯始之孝於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

文中子

隋河汾王通仲淹撰中說十卷唐志作五卷 直齋陳氏謂第十

卷有文中子世家通事史無所考房杜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爲前後序非也晁氏讀書志謂通之門人共集其書之語有太常丞阮逸註有正議大夫龔鼎臣註龔自謂明道間宋仁宗年號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氏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傅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濟南王司寇曰世或疑房杜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以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衛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若門人薛收等議諡文中

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編珠

編珠四卷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無之至宋始著於錄然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皆未之載也意其書流傳特少即唐宋元以來諸書之引之者亦鮮錢唐高澹人詹事得諸　內府而僅其半遂按其目補之以行編首有崑山徐尚書秀水朱檢討二序檢討謂類書始南北朝然如朱澹遠語麗語對語麗十卷語對一卷皆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既已失傳卽修文殿御覽今亦亡之凡三百六十卷北齊尚書左僕射祖珽等撰按陳直齋謂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徧畧等六家今皆不存當以是書為古今類書之首又云珽行事奸險毋乃盜編畧為已功耶編畧者梁徐僧權所

撰也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入閩訪之又不可得則數家當首公瞻此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臺卿即公瞻之叔父也

女孝經

女孝經十八章首開宗明義次后妃次夫人次邦君次庶人次事舅姑次三才次孝治次賢明次紀德行次五刑次廣要道次廣守信次廣揚名次諫諍次胎教次母儀次舉惡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著也其進表曰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敎其來遠矣總而爲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

動天地精神流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躡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嫻詩禮至於經誥觸事而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此聞達輕觸屛扆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按後漢扶風曹世叔妻

妻班昭有女誡七篇載范書列女本傳中馬融善之令妻女皆習焉而陳直齋謂俗號女孝經萬歷八年庚辰有神宗御製序云頃以中宮正位宗廟有助聖母恐母儀之教未閑迺取其書命儒臣註解暨仁孝文皇后內訓后姓徐氏中山武甯王達之女俾諸保傅姆朝夕進講於宮闈仍鏤別本頒示中外便民庶之家得以訓誨女子是女孝經之名早屬女誡而此復從而擬之焉爾

通典

唐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宰相杜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以食貨選舉職官

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敘載自書契迄德宗貞元元年爲通典二百卷宋眞宗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載二百年事而卷帙亦如之龔氏鼎臣曰秩書太畧白書太煩不煩不畧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又困學紀聞言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寗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畧見穎士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通志

宋莆田鄭樵漁仲撰通志二十畧淳熙間經進其氏族六書七音等十五畧自謂出於胸臆職官選舉食貨等五畧

則謂雖本前典亦非諸迻之文然而詆史遷并班固至敘
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爲贓吏子爲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
爲證陽湖惲氏敬曰漢人他書無有言小戴事者故漁仲
於何武傳外亦未別有所引今據武傳曰九江太守戴聖
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
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
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
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贓也此如任意決事不
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舉聖
倘敢廢閣殆倚聲望傲然爲之致積愆過而已不當二千
載之後懸入以受贓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爲府官所

責公孫宏以罪免皆可曰受贓矣傳又曰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聖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坐其子之賓客爲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遊輕俠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聖受贓失實矣可哂也北宋以後儒者苛深刻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即妄爲新論專以抉剔前人瑕累爲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完膚況聖乎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罷祀之議

虎鈐經

虎鈐經二十卷共二百一十篇內闕賓沈鵞首鵝火鵲尾四篇　宋許洞撰

其自序言孫子之法奧而精諸家之法膚而淺而李筌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今上採孫子李筌之要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鈐經創於辛酉之初成於甲辰之末書首有洞進表四庫簡明目錄謂其指陳兵法上至占候陰陽下至醫療人馬大抵彙輯舊文參以己意惟第九卷飛鶚長虹重複八卦四陣及飛猿寨圖為洞自創之新法耳洞吳人咸平三年進士歷雄武推官嘗忤知州馬知節奏洞私用公錢除名景德二年乃應洞識韜畧運籌決策科除均州參軍終為江主簿晉有春秋釋幽五卷又演元十卷集百卷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皇極經世書曰元會運世盡數學也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世之能明者蓋鮮故楊升菴謂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引楊朱言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異康節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到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應兩番始終矣其果孰爲是乎善夫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說

誠荒唐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學

朱子小學書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共四卷明初註小學者二家宣德時常熟吳氏訥有集解成化時臨海陳氏選有集註二公皆名儒崇正時詔以陳氏小學集註頒學宮而集解罕有傳者吾邑林孝廉伯桐曰朱子作小學蓋以古之蒙養必有專書今雖失傳而其散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方猶可攷見故採錄經傳以爲此書其大意俱見自序及題辭中所謂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是也夫小學之名見於尚書大傳白虎通入小學履小節因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論語弟

子一章尤言簡而義備六書之義乃小學一端耳後世小學既廢而移其名於六書史志所載類然舊唐書經籍志以訓詁小學分二門稍仰訓詁亦小學也然則此書乃返之於古文獻通考載於經部猶漢書藝文志以弟子職附於孝經也至書中稱引或有及於廣大精深者蓋將以正書正行先入童子之心而言行之正皆大人先生所爲勢不得零碎割裂以就我法故小學一書多有大人之事非義例不整也

家禮

陳直齋曰家禮一卷朱熹撰世傳鄧氏鍾岳所刻八卷王氏懋竑白田雜著謂依託者爲之而不盡然也汪堯峯曰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

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今即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衰悉有衰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既葬無受衰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月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月而畢之義四也若大祥僅二十四月一月假使禫祭得卜在二十七月後一旬則是間二月而禫非間月矣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歷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

明本釋

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

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鑒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愷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略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　命館臣恭校刊於武英殿

孝慈錄

禮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

而禮註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自唐以前皆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嗣後或行或不行連年不決開元禮定亦行其文而廢其實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斬衰三年以主喪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書成

砭狂錄

粵雅堂校刊

僧大汕池州人或曰蘇州人性狡黠少爲府縣門役薙髮稱覺浪大師遊嶺南居長壽寺嘗私販往安南致象犀珠玉之屬直且十萬以伺候當道之門諸貴人暱近之益無所忌憚潘稼堂次耕遊粵撰砭狂錄數萬言於緇素源流分涇別渭以斥其妄後爲按察使許公嗣興逮治之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乾隆五十年間有寄塵者亦嶺外人善丹青頗能詩余嘗於大通寺見其題竹一絕云只因無肉食寫竹不能肥趁此秋風好別君江上歸亦有風致然癖奇服恣淫蕩日費不啻何曾萬錢雖肉食者不如也諸大僚爭延致之惜無有潘太史許中丞其人者

三字經

而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朱子謂是古人初敎小兒語是三字經之所從來遠矣今者蒙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宋人入元不仕中亦多叶韻語康熙間有琅邪王相字晉升號訒菴者從而箋釋之謂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最富凡二十三種共六七百零五卷未嘗有三字經也中有蒙訓七十五卷小學諷詠四卷遂億度而歸之爾其實區撰無疑也廣州人物傳三字經適子所撰也文殊則雅童子多誦之與周興嗣千文並行又琅邪本改不知禮爲不知義所當識爲所當執識其名爲識某文君臣也爲君臣義曰哀樂爲曰哀懼乃七情爲七情具與絲竹爲絲與竹至會元爲元會弟

則恭下添長幼序友與朋二句改由孝經爲小學終乃孔伋爲子思筆我姬公爲我周公著六典爲著六官當詠諷爲當諷詠稱盛治爲盛世猶苦學爲猶苦卓彼晚成爲彼既成且聰明爲且聰敏當少成爲當自警當少成下添唐劉晏方七歲二句前添長幼序友與朋欲足十義之數已太生强此更畫蛇添足垂於後爲稀於後諸如此類皆任意爲之則其謂王伯厚作愈不足信

金石諸書

金石之書唐以前所罕見自宋歐陽公撰集古錄爲跋尾二百九十餘篇趙德甫倣之成金石錄三十卷自是劉原父鄭漁仲呂與叔黃長睿以及薛尚功婁彥發王子弁之

徒爭相編述而風尚與焉然陳伯玉嘗竊笑之謂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鼎卽以爲子產仲言匜卽以爲偪姞夫遂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遂實之乎此在考古圖博古圖說之類或所不免直齋笑之是也若永叔所云聖君賢士桓碑彝器多與史傳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正訛闕其所係亦非淺鮮也此好古之士所由博訪遐搜日日起焉而未有已也

鐘鼎欵識

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皆鉤摹古器銘辭爲之

箋釋大約以呂與叔考古圖黃長睿博古圖說爲粉本而摭拾諸書以附益之獻縣紀文達謂其訂譌考異具有辨證因并考古圖所及亦非博古圖說所及也不知何人翻作板本爲二十卷休甯汪文端曰用石刻翻作板本取便摹印廣爲流傳其意甚善惜剞工拙劣不能得其形似尤可詫者每條釋文辨證率以意節去字數讀之多不明了蓋亦剞工欺妄而主者不加勘校謬誤百出前輩嘗云明隆萬後剞書潦草爲藏籍一厄今是書并薛尚功姓氏不傳乃藏籍之又一厄矣

蠡勺編卷二十一

譚瑩玉生覆校